

基督論研究方法之新里程碑

簡述塞斯布埃結合信理與聖經研究的貢獻

陳開華¹

本書評介：塞斯布埃（Bernard Sesboüé）著；趙燕清、康辰譯，《教會傳統中的耶穌基督》（台北：光啓文化，2022 年 12 月）。

一、時代脈絡中的神學進程

1951 年，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學進程而言，乃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人們通過學術會議、學術專刊，以及學術專著等方式，紀念加采東大公會議召開 1500 週年。主曆 451 年召開的加采東大公會議，明確耶穌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不混淆地（*asynchytōs*）、不變更地（*astreptōs*）、不分開地（*adiaretōs*）、不可分開地（*achōristōs*）結合；此結合不除去兩個性體的區別，反而兩個性體的特徵被保存，集合到一個位格（*prosopon*）及一個自立體（*hypostasis*）」（DH 302）。這個決議承接了前面三次大公會議在信經及基督論方面所做的決定性決議，同時也為此後千餘年間基督論的發展設定了基調。

¹ 本文作者：陳開華神父，輔仁聖博敏神學學院信理神學博士，專研教父神學。目前在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講授「教父學」及「士林哲學」相關課程，同時是為《教會傳統中的耶穌基督》的審校者。

然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出現了意外，人們舉揚「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口號，致力於去除宗徒傳統(*Traditio apostolica*)和教會訓導(*Magisterium*)；隨後的啓蒙運動，則熱衷於構建耶穌的歷史身分。十八世紀以降，受到新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影響，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斯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等人有關「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開創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基督論新篇章。極端的發展則是在「歷史中的耶穌」與「信仰中的基督」之間所引致的斷裂：要麼將耶穌視作一個純粹的歷史人物；要麼埋首福音書，絲毫不考慮耶穌的歷史形象、宗教背景、文化傳承等人性因素。儘管透過布爾特曼(Rudolf K. Bultmann, 1884~1976)、克澤曼(Ernst Käsemann, 1906~1998)等人的努力，始自二十世紀中葉的基督論復興運動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也遭遇了某種發展瓶頸：回歸聖經，卻不再重點關注對歷屆大公會議的信理定斷的研究，甚至重拾一種新形式的「唯獨聖經」主張，因而形成一種貶抑、無視和控訴傳統的傾向。另一個極端是——本書作者塞斯布埃(Bernard Sesboué)在一次神學訪談中表示——「信仰中的基督」理論的極端發展體現為一種「信理基督論」，將其出發點單純地聚焦於信理史，人們對前幾次大公會議之基督定義的興趣遠遠超過了新約本身。

因此，拉內(Karl Rahner, 1904~1984)在紀念加采東大公會議的論文中提出：信仰中的基督就是歷史中的耶穌；反之亦然，

歷史中的耶穌亦是信仰中的基督。三十年後，針對基督論的時下問題，塞斯布埃則將信理的概念性特徵結合於聖經研讀的直觀性特徵，重塑基督論的研究方法。

二、本書鳥瞰

本書由三部分組成。首先，作者交了自己的問題意識，並簡要闡述了「信理傳統」的意義。在方法論方面，作者主張我們今日的職責是將教義的概念和聖經研讀的直觀予以結合，於此「解經鏈」中，教義和聖經閱讀才會交相輝映，光芒四射。

於是，在第貳部分當中，立足於新約的宣信、宣講格式——「耶穌是基督」，作者綜合處理了 325 年首屆大公會議召開之前，基督徒世界對於此一宣信格式的理解。由此釐清了聖猶斯定 (St. Justin)、聖依雷內 (St. Irénée) 等持守「宗徒傳統」的教父與異端份子之間在宣信格式方面的本質差別。隨後，以尼西亞大公會議的基督論信理基石和準則為中心，將是次大公會議的信理決斷置諸整個前六屆大公會議的研究進程之中，從而揭曉了「宗徒傳統」本身所特有的動態性特徵。

闡釋大公會議的信理教導和對基督論的創新論述，分屬兩種不同的文學類型，卻保持著緊密的內在聯繫，一如作者所說：「前者決定並內在於後者；後者對前者保持著創造性忠誠」（本書「結論」）。作者以現代性語言盡可能具體地表達出耶穌是真天主、真人，以及「人化」聖子的信理所蘊含的內涵。塞斯布埃將現代性解讀的創新與信理定斷的權威融為一體：不僅清楚地

呈現出耶穌基督真實地擁有一個身體、一個靈魂、一個人性理智、一個意志，而且還論述了耶穌怎樣活出了人的狀態：在一種「爲存在」(pro-existence) 的存有學意義上，耶穌啓示了人之爲人的原理。

聖經經文是大公會基督論最基本的研究素材，同時，大公會議的教導則是我們理解聖經的準則。這些教導並非自足性文本，而是與聖經證言關聯在一起的文獻資料。這種相互性動向關聯顯示出：大公會議的斷言遠非障礙，而是指路燈塔，其所精心維繫的啓示奧蹟的不同極點之間的張力，反而成就了釋經學上的契機，使得基督徒對聖經的解讀得以平穩運行，因此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究那取之不盡的救恩奧蹟所蘊含的富藏。於是，尼西亞大公會議由下而上的基督論，與厄弗所大公會議由上而下的基督論之間的張力，方才通過教長們的深刻辨析，經由本文第一段加采東大公會議所確立的「四面圍牆」(four fences) 所平衡。於是，透過「道成肉身」(incarnation) 所成就的天主的「人化」(humanization)，與因信仰委身、禮儀慶祝，以及德行實踐而成就的人的「神化」(deification) 之間遂取得了圓滿的平衡。

最後，在第參部分當中，作者以解讀聖經的方式展開了自己關於基督論「三個階段」的探討。第一個階段，作爲血肉之身的耶穌既是一個真實的人，同時，他也是我們無法洞悉的另一位：在宣講天主、自稱人子、走向死亡的同時，他以「服從」之姿呈現自己又確實是天主子。塞斯布埃強調耶穌基督超越了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 所理解的聖三內的神性關係，相反，耶穌內的天主性與人性的相異性，向我們啓示了超性語言的範疇，同時，在我們的有限性當中，耶穌基督「兩性一位的結合」告訴我們，人類的超越之道何在。

第二階段的主題是「復活的末世性光明」。塞斯布埃強調，耶穌既是憑藉大能所立的天主子，同時也是透過死亡、復活達至圓滿境界者。因此，死亡前後的耶穌是同一位；同樣，復活前後的耶穌依然具有同一性關係。十字架上的醜聞彰顯天主的德能和智慧，於是，在復活基督內，時間漸趨成熟：永恆攝取了時間，僕人隱藏著主的光榮。耶穌基督既是真天主又是真人，從他那「自我空虛」(*kenós*) 的下降行動之中，萬物得以跟隨他上升神境，獲享光榮。透過遮蔽光榮的降生事件所啓示出來的「自我空虛」，我們懂得了他作為子在榮福聖三內「自我空虛」的本質光榮。受生於童貞瑪利亞的耶穌基督和受生於聖父的永恆聖言(*Lógos*) 是同一位，換言之，耶穌-基督是天主子，天主子正是進入歷史的這位獨一無二的納匝肋人耶穌。在天主的「縮小」中，人得以「壯大」至其極致。

第三階段則是「宇宙性的圓滿：『一切總歸於基督』(弗一10)」。耶穌基督是阿爾法，又是敖默加。他是從當下啓示聖父的創世中保，同時也是一切受造物的終向。他是創世之前聖父揀選的人——以其「人化」成就人的「神化」——先下降，再被舉揚。他是新亞當，臨在於他的身體——教會之中。於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賦予了歷史真正的意義：人類及整個受造界藉著基

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一起邁向末世圓滿。他是主，在聖事中時時與教會相偕；他是審判者，復臨之際，萬有將總歸於他。這是天主創世之初的鴻篇巨制。因此，我們受邀接受累世傳承的基督徒宣言——耶穌是基督！此一宣言，超越了所有單純的人性期望。「基督的中保職務永遠存留，這一職務將會經由他那因死亡而烙印的聖傷所永恆標注的人性而彰明昭著。永遠地，基督為我們而言乃是同一位，這位人類弟兄和他的新娘一道慶祝已經準備妥當的他們的婚禮（默十九 7~9），此一神性他者向我們這些子女介紹他的天父」（第十四章篇末）。

三、塞斯布埃的貢獻

綜合而論，塞斯布埃的這本書在兩個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平衡：一方面，以基督論為中心，在我稱之為「大公教會的三足鼎」（*Ecclesia Catholica Tripod*）——聖經（*Sacra Scriptura*）、宗徒傳統，以及教會訓導三者之間的關係，和彼此詮釋方面，都體現得相當系統、和諧。文字後面隱藏著作者精湛的教父學學術功底；另一方面，在大公會議基督論的基礎上，作者立足於今日歐洲後現代語境申述自己的基督論洞察，藉著前述耶穌基督「三個階段」的鋪陳，作者告訴我們基督論的目的不在於呈現耶穌基督的神性，而是委身於基督奧蹟，解讀一個兩千年前已經發生了的「愚妄」事件。基督，構築了我們可敬的信理歷史，同時也鑒臨當下。基督論，既顯揚天國之道，也始終發出悔改的邀請。

誠然，基督論的旨趣在於揭曉天主如何震撼性地進入歷史；人該做的是反求諸己，直觀覺悟，進而體味天主透過聖子耶穌所呈現出來的神性之美、聖愛之佳。竊以為，對塞斯布埃基督論洞察的回應，完全需要窮盡我們畢生的心智和心心念念的勤勉。幸好，聖神賜下恩惠作為我們朝向新天新地之旅的擔保。價值哲學之父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 1838~1917）有言在先：「不默觀，毋寧死！」這本書，為蒙福的讀者而為之。

1929 年 7 月 30 日，塞斯布埃出生於法國薩爾特省的蘇澤（Suze-sur-Sarthe），一個相當虔誠的天主教家庭。1948 年，入耶穌會。在 Mans 接受會士的初級培育之後，塞斯布埃在索邦大學取得古典文學學士學位。之後，在 Laval 繼續他的會士培育。1952~1961 年，在巴黎北郊 Chantilly 完成哲學與神學學習。1960 年 9 月由時任巴黎總主教菲勒定（Maurice Feltin）樞機手中接受司鐸聖職。1962~1964 年，在羅馬撰寫研究聖巴西略的博士論文。幸運的塞斯布埃目睹了世紀盛典——適逢「梵二」會議在羅馬召開。1964~1974 年，在里昂的 Fourvière 耶穌會神學院講授教父學和教義神學。先後在這所神學重鎮裡面教書育人的有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 1933-1937）、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瓦里隆（François Varillon）、達陞陸（Jean Daniélou），以及穆恩（Joseph Moingt）等廿世紀與塞斯布埃同樣名揚天下的耶穌會神學家。1974 年，法國耶穌會多所神學院合併，設新址於巴黎塞夫爾街（Centre Sèvres）。於是，1974~2006 年期間，塞斯布埃在巴黎繼續從事他的神學教育工作，並開啓了著書生涯。2007 年以後，我

們的榮休教授依然著述不斷，深化自己的神學探索。2021 年 9 月 22 日，塞斯布埃在 Lille 去世，主持葬禮的巴黎耶穌會神學院前院長斐渡（Michel Fédou）神父表示：「他研究了無數的問題，以期使教會思想中最複雜的主題變得容易理解」。

1981~1985 年，塞斯布埃是 1969 年成立的國際神學委員會成員，在時任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Joseph Ratzinger，後來的本篤教宗）的領導下工作。同時，塞斯布埃也是宗座基督徒合一秘書處的顧問。以大公主義專家的身分，1967~2005 年，他是法國棟布團體（Le Groupe des Dombes）當中的天主教代表，這是一個由路德宗和天主教神學家組成，創立於 1937 年的大公主義運動團體。

根據 Wikipédia 的統計數據，1975~2002 年間，塞斯布埃共出版了 39 部神學專著，其中絕大多數作品都得以反覆再版或被譯作歐洲的其他文字。這些作品涉及教父學、教義史、基督論、教會論、聖母學、大公主義、基督徒人類學，以及聖體聖事等方面。憑藉廣博和精深取勝的這些佳作，為作者贏得了崇高的聲譽。這一點體現在：（1）《信：邀請廿一世紀男女共用天主教信仰》（*Croire: invitation à la foi catholique pour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du xxi^e siècle*, 1999, 2003；中譯：上海光啓社，2006 年）常年位居巴黎天主教各大書店當中的暢銷書展臺；（2）《廿世紀的神學和信仰的未來》（*La théologie au xx siècle et l'avenir de la foi*, 2007）獲得法國宗教文學圖書聯合會頒發的「2008 年度宗教圖書獎」，這事發生在該書出版後的次年；（3）2011 年，針對塞斯布埃的著述在思想領

域的突出貢獻，法蘭西學術院授予他「葛蘭特樞機主教獎」(le prix du Cardinal-Grente)。而這之後，塞斯布埃依然皓首窮經，佳著連連。

《教會傳統中的耶穌基督》是作者的早期著作。不過，自1982年出版以來，已經於2002年、2008年先後發行了二刷和三刷。在神學書籍日新又新的法語世界，這本書的學術份量可見一斑。更有意思的是，筆者和本書的兩位譯者都不約而同地收藏了它的原版。

四、中譯本緣起與問世

話說回來，這本書從起心動念的翻譯到出版發行，切實歷經了十二載時光。2010年2月，我得悉河北信德社有一個中國天主教修院教材翻譯計畫，遂不揣冒昧申請將這本書列入其中。被接受之後，旋即投入翻譯。不過由於教材翻譯計畫擱淺、我本人在四川修院的授課由神學轉向哲學、赴台（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進修等原因，我的翻譯工作也擱淺了。考慮到這本書的重要性，遂邀請當時尚在巴黎天主教大學念書的趙燕清神父翻譯本書第三至十章的內容，那時他已經在臺北光啓文化事業出版了兩部譯作。隨後，該由我翻譯的其餘部分轉委剛剛從法國學成服務於教區修院、講授教父學的康辰神父。

兩位譯者的譯稿都先後到了我手裡之後，便開始張羅這本書的出版工作。先後和三個教會出版機構聯繫過，要麼是版權因素，要麼是出版經費的緣故，導致譯稿的出版工作也反覆擱

淺。版權方面，這本書的原出版社回覆我，版權不在他們手上，而是屬於一個專門的出版機構。2020年，在以個人名義反覆問訊版權無果的情況下，一次閒聊中，熱衷於出版事業的任安道神父得知此事，遂立即幫助聯繫輔大神學叢書編輯委員會，同時藉去巴黎之便，向作者申請版權。好消息是「神叢」欣然接受我們的譯稿，由熟識經年的楊素娥主編和我對接相關的校對、審核工作；壞消息是當時的塞斯布埃健康堪虞，已經無法做正常交流。於是，我們遂轉求巴黎外方傳教會幫助聯繫版權事宜。慷慨的巴黎外方一直是我鐸職生涯中的強大後盾，無論是早年的教堂建造、越洋和赴台進修，還是本書的版權申請、譯費支付，均就只是「一句話」的事。於是，在我通校全書的基礎上，這本書就通過「輔大神學叢書」到了您手上。親愛的讀者，您是蒙福的！願在天上的本書原作者，和參與到本書之中文版構造的恩人們，以其「為存在」之姿所開顯的基督面容，照亮你、我的每一個當下！